

漢語知識講話

詞組和句子

張中行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漢語知識講話

詞、組和句子

張中行 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上海

漢語知識講話(語法部分)

詞 組 和 句 子

張 中 行 著

*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永福路123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0號

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.5/8 字數：52,000

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2次印刷

印數：32,001—43,300本

統一書號：7150·366

定 價：(八)0.22元

目 录

詞 組

一 詞和詞組.....	1
二 詞組和句子.....	16
三 詞組和結構.....	26
四 詞組的各种类型.....	29
(一)联合詞組.....	29
(二)偏正詞組.....	31
(三)动宾詞組.....	35
(四)主謂詞組.....	37
(五)其他类型的詞組.....	37

句 子

一 句子的定义.....	40
二 句子的标志.....	48
(一)意义方面.....	49
(二)結構方面.....	51
(三)語音方面.....	53
(四)标点方面.....	56

三	句子的結構·····	56
四	句子的分類·····	63
	甲 按照結構分類	
	(一)主謂句、簡略句、無主句、獨詞句·····	64
	(二)名詞謂語句、形容詞謂語句、動詞謂語句、主謂謂語句·····	66
	(三)名詞句、動詞句·····	68
	(四)“把”字句、“被”字句、連動式、兼語式·····	69
	(五)單句、復句·····	71
	(六)聯合復句、偏正復句·····	75
	(七)緊縮句·····	76
	乙 按照作用分類	
	(一)陳述句、疑問句、祈使句、感嘆句·····	77
	(二)敘述句、描寫句、判斷句·····	79

詞 組

一 詞 和 詞 組

人住在社会里，劳动，学习，以及从事种种活动，都离不开語言。表达思想感情，听取別人的意見，要通过語言；知識的授受，學術的傳承，要通过語言。作为交际工具的語言，有長有短，可以長到一部書，也可以短到一个音節。長的成篇的語言可以分析：一部書分为多少章節，一篇文章分为多少段落；一个段落分为多少句；一句分为多少个詞。分为詞，即使这个詞包括兩個音節（如“劳动”）或兩個以上音節（如“向日葵”），也就不能再分析，所以我們說，詞是造句的材料，或者說，詞是語言的最小的單位。

詞是什么，或者說，什么样的語言形式是詞，在常識上不成問題。“山、水、牛、羊”是詞，“國家、社会、粮食、工具”也是詞，这是表示事物的詞。“說、笑、走、買”是詞，“拥护、爱慕、建設、制造”也是詞，这是表示动作的詞。“紅、白、高、大”是詞，“优秀、燦爛、直爽、美丽”也是詞，这是表示性狀的詞。此外还有“我、你、他”，“一、二、三”，“很、又、不”等等，都是詞。

知道什么是詞，也就可以知道什么是詞組——顧名思義，詞組是詞的組合。組合，至少要有兩個部分，或者从另一面說，某一个語言形式，如果構成它的材料不止一個詞，它就是詞組。这

样，“鐘表”、“粮食布匹”都是詞組，“养鷄”、“拥护領袖”也都是詞組，因为都包括兩個詞。^①

“鐘”是一個詞；“鐘表”是兩個詞，在这里以某种方式組合在一起，是詞組。“鐘”能入句，成为句子的一部分；“鐘表”也能入句，成为句子的一部分。專就能成为句子的一部分而言，詞組也是造句的材料；可并不是語言的最小單位，因为还能够分析成詞。

上面略說詞組的性質，道理很淺顯，似乎没有什么問題。——其实是把問題暫且保留一下，預备到下面再討論的。問題在哪里呢？問題就在于：想要辨認某一个語言形式是不是詞組，先要能够确定什么是一个詞。能够确定“1”，才能列出“ $1+1=2$ （詞組）”的算式。可是关于什么是一个詞，偏偏是在語法学界爭執最多、并且始終沒有得到圓滿解決的問題。因为沒有解決，所以同一个語言形式，例如“馬車”和“說話”之类，甲說是詞，乙却可以說是詞組。这样，顯而易見，在介紹有关詞組的一些知識和問題之前，就不得不先簡略地討論一下什么是一个詞的問題。^②

什么是一个詞，会成为問題，这主要是使用漢字的結果。用拼音文字的語言就不会有这样的問題，它可以拿連寫或分寫作标准：連寫的是一个詞，分寫的不是一个詞，虽然連寫或分寫有时候也会以意为之。漢字是表意文字，除了極少數的例外（如“蜻蜓、葡萄”之类），每个音節有每个音節的意义，換句話說，都

① 數詞加量詞如“一个”之类，經常連用，为方便，可以当作一个詞处理。

② 洪寬仁著《詞是什么》比較系統地討論了這個問題。此書也是《漢語知識叢話》中的一種，可參看。

有相当强的独立性。这独立性不止表现在意义方面，而且表现在造句的功能方面——一个字，即使经常跟另外一个字合用（如語言的“言”），在很少的地方，它也可能单独出现（如“一言不发”）。这种情况给詞法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：某一个具体的語言形式，断定是詞不是詞，不容易；提出个概括的标准，在詞和非詞間画个界限，尤其不容易。

自然，在这方面，我們过去也不是毫无所知。我們有詞典，詞典里收的条目是詞，这去取之間当然要有个标准。——其实不要說詞典，就是常識，对于詞也不能沒有个（即使是模糊的）認識。譬如“水銀”和“金銀”之間，“打架”和“打人”之間，誰都会觉得有些分別；“水銀、打架”，可以立刻断定是詞；对于“金銀、打人”就要有些躊躇。这不同的态度的背后当然也要有个标准。但是这兩者（詞典和常識）都还不能幫助我們徹底解决什么是一个詞的問題。詞典告訴人的只是一些詞的意义和用法，它并不想說，也不敢說凡是沒收進去的都不是詞。这結果是有挂有漏，而漏的常常正是我們难于决定是詞不是詞的。常識的本領更加有限，因为依据的多半是主觀印象；主觀印象常常是千差万別的，因而对于同一个語言形式（如“打倒”），甲說是一个詞，乙却可以說是兩個詞，甚至同是甲，今天說是一个詞，过几天又以为是兩個詞了。

因此，想解决什么是一个詞的問題，还得从概括的标准方面着想。这标准，換句話說就是詞的定义或詞的鑑定方法。关于詞的定义或鑑定方法，語法学界提供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。^①第

① 嚴格地說，第二类和第三类分別并不大。情形詳后。

一类是从意义方面下手。这可以举黎錦熙和王力二位先生为代表。黎先生說：“詞就是說話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‘語詞’。”关于“观念”，黎先生在“註”里有解釋：“一切外界的感觉、內心的知觉、想像、乃至概念等，凡是由認識作用而來的都可叫做观念。”^①王先生說：“語言学家对于詞的定义，本來就有許多不同的意見；而我們对于中國的詞，更感觉确当的定义实在不容易想出。中國語既沒有屈折作用，輕重音又为華北(北平)所独有，而且不足为憑，我們只好从意义上着想了。我們可以暂时把詞認為：‘語言中的最小意义單位’。”^②

黎先生所謂“观念”，到表示出來供人了解的时候也就成为“意义”，可是它本身却缺少明确的意义，——至少把它看作鑑定詞的尺度的时候是这样。观念(由文字表示的)可以由合而分，例如“人民”，当然是一个观念；拆开，“人”当然也是一个观念；“民”呢？是观念大概也沒什么問題，可是在現代漢語里是詞不是詞却成为問題。还有由分而合的問題。“中華”是观念，“人民”是观念，“共和國”是观念，合起來，“中華人民共和國”当然还是观念，是不是一个詞呢？黎先生承認是一个詞^③，現在絕大多數語法学者傾向于是三个詞合成的名称，不是一个詞。以表示观念为詞的定义，詞的范围就要擴大，可能要包括現代漢語里不能自由运用的“字”或“詞素”，如朋友的“友”和欢喜的“喜”之类；还一定要包括很長很長的名称，如“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联盟”

① 《新著國語文法》，1954年19版，2—3頁。

② 《中國語法理論》，1947年版，上冊，17—18頁。

③ 《新著國語文法》，103頁。

和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”之類；似乎也不能不包括另外的一些語言形式，如“打籃球”和“紅色專家”之類。這無論如何是不能取得多數人的同意的。

王力先生的定義似乎比黎先生的明確一些，因為于“意義”之外又加上“最小”。不過仔細一想，問題還是很不少。這一點王力先生自己也早已看到，他說：“‘意義’本身就缺乏一種公認的定義。”^①又說：“所謂‘最小’，所謂‘單位’，它們的本身在這裡就是一種相當模糊的概念，本身還需要再下定義。”^②王力先生這個補充說明是對的。什麼是“意義”呢？至少可以有兩種解釋：（1）有物可指，例如“桃花”，是春天桃樹上開的粉紅色的花，這實物就是“桃花”這個語言形式的意義。（2）有義可解，也例如“桃花”，說“桃”，我們覺得有所了解，說“花”，我們也覺得有所了解，因而“桃”和“花”都是有意義的。就斷定什麼是詞而言，“意義”的這兩種解釋，加上“最小”，顯然會推出兩種迥然不同的結果：如果指“有物可指”，“桃花”是一個詞，“中華人民共和國”和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”之類也是一個詞；如果指“有義可解”，“桃花”是詞組，“人民”和“歡喜”之類也是詞組。這兩條極端的路都是我們不願意走的。

總之，意義這玩意兒是相當空靈的，雖然討論詞法問題的時候離不開它，可是專靠它，就會覺得太圓滑，苦於抓不住。

於是近幾年來，語法學界設計詞的定義的時候，就多半傾向於不提“意義”，而從功能方面下手。初級中學課本《漢語》就是

① 《中國語法理論》，上冊，18頁。

② 《詞和句法的界限問題》，《中國語文》，1953年9月號，4頁。

这样，它給詞下的定义是“詞是最小的、能够自由运用的語言單位”。同类的处理办法还见于李荣先生編譯的《北京口語語法》，說法是“能够單獨說的，自由运用的造句單位”（14頁）；以及呂叔湘先生的《語法學習》，說法是“語言的最小的独立运用的單位是詞”（2頁）。“自由运用”，这是在造句或比較句子的过程中能够看到的，因而比意义的可意会而难于言傳要确实得多。也就因此，現在有不少的人觉得这样的处理办法是比較妥善的。但是比較妥善并不等于十全十美，問題还是有一些的。問題就在于——引用王力先生的話——“最小”还需要再下定义。举“火車”为例，在下面这样的句子里——

- （1）火車已經可以从北京直通广州。
- （2）火車的速度也比去年大多了。
- （3）我是坐火車來的。

它是最小的自由运用的單位，当然是詞。可是在下面这样的句子里——

- （1）他是火車上的燒火工人。
- （2）火車到站以后，有很多旅客下車。

它虽然仍旧保持“自由运用”的功能，可是算不算“最小”呢？顯然成問題了；因为与“火”和“車”相比，“火車”不是最小。自然，这里可以加个这样的解釋：“火”和“車”虽然可以分別自由运用，可是指的事物不再是“火車”了。換句話說，“火車”之所以为最小，是因为，对它所表示的事物而言，两个字必須連用，不能再拆开。这道理是对的。但是这样一來，“最小”+“自由运用”这个定义就顯得不够周全，因为还需要有个附件，这个附件是“意义”

(指某种事物)。这样一來，上面說的靠意义鑑定詞的缺点也就會伴之而來，如“人造地球衛星”算不算最小呢？很難說。

詞與非詞的界限問題包括兩個大問題：一個是詞和小于詞的“字”的界限問題，另一個是詞和大于詞的“詞組”的界限問題。從造句功能方面給詞下定義，可以基本上解決前一個問題^①，如葡萄的“葡”，讀者的“者”，學習的“習”，等等，都不是詞，因為不能自由運用；可是還不能很從容地解決後一個問題，因為能夠自由運用的兩個詞合起來還算最小，這個事實就使定義的含義變得頗為纏夾，甚至可以說，使定義的處境頗為尷尬。

鑑定某一個語言形式是詞不是詞，除了用意義和功能以外，還有一些看來更加細密的辦法——隔開法，同形替代法，擴展法。這三種方法有個共同點，都是借粘合力鑑定是詞不是詞：粘合的是一個詞，不粘合的大於一個詞。為了解說的方便，先談談同形替代法。

同形替代法是陸志韋先生在所著《北京話單音詞詞匯》中提出來的，作者本人在1955年已經聲明放棄。^②這種鑑定詞的辦法，就其實質說，不過是功能鑑定法的修正版——以功能鑑定的

① 有限制的自由運用算詞不算詞還值得研究。林裕文先生著《詞匯、語法、修辭》上說：“必須在成語和文言遺留的格式之外能夠隨意運用才可以算是‘自由運用’，換句話說，在成語和文言遺留的格式中，某些能獨立運用的語言形式能不能算是現代漢語中的詞還值得懷疑。”（5頁註）此外，“稿了一個躬”之類的“稿”和“躬”能孤立而不能單獨行動，算不算“自由運用”也值得懷疑。在這種地方，“詞”和“字”的界限還不夠清楚。

② 《對於單音詞的一種錯誤見解》，《中國語文》，1955年4月號；《重印“北京話單音詞詞匯”聲明》，《北京話單音詞詞匯》，1956年版。

所謂自由运用是任何句型中的替代，同形替代是同样句型中的替代。如証明“吃”是一个詞，前者可以用这样的句子：

- (1) 我一頓飯吃十二兩烙餅。
- (2) 吃飯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。
- (3) 起來什么也不做，就是吃。

后者就不能这样，而是要用这样的句子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(1) 我吃飯。 | 我吃飯。 |
| (2) 他吃麵。 | 我盛飯。 |
| (3) 猴兒吃花生。 | 我煮飯。 |

可是由效果方面看，这两种替代法实在所差无几。用自由运用鑑定，凡是由两个可以独用的詞組合成的合成詞都会成为詞組；用同形替代鑑定——正如陸先生自己所說——“凡是用‘同形替代式’來說明的‘詞’属于所謂第1，2，3类的和一部分第五类的，差不多全不能算詞，只是北京話里常用的詞素（也是詞根），絕大多数又是漢語通用的詞素。”^① 总之，都是把詞和詞組的界限混淆了。

隔開法是王力先生提出來的^②，他說：“仿語和詞的界限是頗難划分的。……在沒辦法之中想辦法，咱們可以定出兩個標準來。第一、复音詞是不能被隔開的，仿語則可以被隔開：例如‘老婆’是复音詞，因为咱們不能說‘老的婆’而意义不变；‘老人’是仿語，不是复音詞，因为咱們还可以說成‘老的人’，而意义不

① 《重印“北京話單音詞詞匯”聲明》，《北京話單音詞詞匯》。

② 陸志章先生用“作了一個揖”証明“揖”是詞，实际上也兼用了隔開法。見《北京話單音詞詞匯》，17頁。

變。第二、仿語是可以轉為連繫式的，復音詞則不能：例如‘老人’可以轉成‘這人是老的’，‘老婆’不可以轉成‘這婆是老的’。”^①這兩個標準中的第二個不很重要，因為適用的情況太有限；並且追根問底，它不過是隔開法的變相。用隔開法鑑定某一個語言形式是詞不是詞，效果跟用“同形替代”差不多：能夠斷定不能隔開的一定是詞^②，可是不能保證能夠隔開的必不是詞，而是詞組。這有幾個原因。（1）能隔開不能隔開，各人的看法可以不同，即以“馬車”為例，王先生以為就是“馬拉的車”^③，所以是詞組；這種看法有些人就未必能同意，因為“馬車”已經成為一種類型的車的專用名稱，這種車，即使用騾子拉，它還是叫“馬車”的。（2）隔開而意義不變的未必就不是詞，例如“天河”是“天上的河”，“牛奶”是“牛的奶”，“膽囊”是“盛膽液的囊”；如果因此就說“天河、牛奶、膽囊”不是詞，恐怕沒有人會同意。（3）隔開之後有了單獨不能表意的，就更難處理，如“努一把力”，“鞠了一個躬”，用隔開法鑑定，就得承認“努、力、鞠、躬”都是單音詞，“努力、鞠躬”反倒成了詞組，這也是難於獲得多數人的同意的。

與隔開法相類的還有擴展法，是陸志章先生等在《漢語的構詞法》^④這篇研究報告里提出來的。這個鑑定詞的方法也叫插入法^⑤，“插入”就是“隔開”，不過實際運用的時候要比王力先生

① 《中國語法理論》，上冊，55、56 頁。

② 嚴格地說，被檢驗的語言形式最好是雙音的。如果是多音節的，如“中華人民共和國”之類，這個方法就未必適用。

③ 《中國語法綱要》，1951 年版，22 頁。

④ 科學出版社，1957 年出版。

⑤ 同上書，6 頁。

的隔开法多受一些限制——擴展法要到实际語言里去試，不像隔开法，就是在釋義中義不變的也算。^①所謂“实际語言”，嚴格地說，是具体的句子。例如想鑑定“他喜欢吃葡萄”是几个詞，可以这样擴展：

(1) 他也喜欢吃葡萄。(証明“他喜欢”不是一个詞)

(2) 他喜欢多吃葡萄。(証明“喜欢吃”不是一个詞)

(3) 他喜欢吃玫瑰香葡萄。(証明“吃葡萄”不是一个詞)

“喜欢”和“葡萄”都不能擴展，所以証明全句包括四个詞：他，喜欢，吃，葡萄。

擴展法以实际語言为依据，獲得的結果当然要比用隔开法可靠。不过，划分詞和非詞的界限是漢語語法里特別麻煩的問題，擴展法究竟不是一把伸縮自如的刀，無論碰到什么都可以迎刃而解。举例說，如果一以貫之而不因地制宜，“鞠躬、努力、講演”之类就都成了詞組，而“中華人民共和國、人民代表大会”之类以及一切成語反而都成了詞。誰自然也不会这样作，——使用擴展法的人也不能这样作。这就是說，使用擴展法，碰到一种不太合意的結果，就要附加一种条件，使擴展法不至于把我們曳到一个不願意去的处所。这結果是，有的能擴展，如“雞(的)蛋、鞠(一个)躬、打(得)倒”之类，仍然得算作詞；而不能擴展的，如“中華人民共和國、人民代表大会”之类，反要算作詞組。这样作是合于常識的，可惜的是，这样一來，最高原則的擴展法却打了折扣。此外，使用擴展法还有个难关，不是理論上的，而是实

① 如“馬車”，用隔开法，因为意义等于“馬拉的車”，所以是詞組；用擴展法，因为沒有人說“馬拉的車”，算不能擴展，所以是詞。

实际上很难掌握。例如憑借擴展法，規定“保險公司”是詞，“投机分子”是詞組；“叫醒”是詞，“吃飽”是詞組：外行人就会莫名其妙。对于这样的莫名其妙，大众的办法大概不是深入鑽研，而是化繁为簡，或者都算作詞，或者都不算，也就是不受擴展法的拘束了。

从以上的介紹可見，在漢語里，断定什么是一个詞确是个相当困难的問題：簡單的原則难于适应一切，鑑定方法过于繁复又难于掌握，而且無論原則也好，鑑定方法也好，最伤腦筋的是不容易取得一切人的認可。这种情况使陸志韋先生慨乎言之：“現在我們可以蛮而无理的說，凡是拼音的时候必得联起來寫的一堆字母，代表一个‘詞’。收罗在字典(詞典)里呐，这一堆字母就是一个詞。这样給詞下一个定义未免太野蛮吧？不，这是唯一可能的定义。”① 王力先生也說：“一切都可以說明，詞和仿語之間是沒有絕对的界限的。”②

詞和詞組之間沒有絕对的界限，这是事实的一面。事实还有另一面：在絕大多數的情形下，我們能够断定某一个語言形式是詞或不是詞，或者說，能够分辨詞和詞組。我們这样說，是因为有許多相当明确的条件，可以用來規定某些类型的語言形式(指至少兩個音節的，單音節的当然不成問題)是詞。以下分項把这些条件介紹一下。

1. 过去所謂“联縣字”，其中任何音節單獨都不表示意义，合起來是詞，不是詞組。如：蟋蟀，秋千，叮嚀，吩咐，徬徨，躊躇，

① 《北京話單音詞詞匯》序，五頁。

② 《詞和仿語的界限問題》，《中國語文》，1953年9月号，4頁。

参差, 仿佛, 倉卒, 窈窕。

2. 外語譯音, 其中任何音節單獨都不表示意义, 合起來是詞, 不是詞組。如: 剎那, 菩薩, 葡萄, 玻璃, 盧布, 雷达, 沙龍, 維他命, 滴滴涕, 盤尼西林。

3. 外語半譯音半譯义, 其中譯音部分的任何音節單獨不表示意义, 合起來是詞, 不是詞組。如: 卡車, 卡片, 酒吧, 啤酒, 吉普車, 華爾街, 米突尺, 康拜因机, 爱克斯光, 克里姆林宮。

4. 迭音的, 其中各个音節音、义完全相同, 合起來是詞, 不是詞組。如: 爺爺, 奶奶, 婆婆, 爸爸, 媽媽, 姐姐, 弟弟, 娃娃, 蠅蠅, 鏗鏘。

5. 構詞成分中有輔助成分(也有人称“詞头、詞尾”), 合起來是詞, 不是詞組。如: 阿姨, 老虎, 第一, 桌子, 扣兒, 石头, 讀者, 羞答答, 懶洋洋, 黑古隆冬。

6. 两个音節, 后一个音節是輕声, 合起來是詞, 不是詞組。如: 事情, 朋友, 苹果, 衣裳, 棉花, 麻煩, 别扭, 晚上, 鄉下, 家里。

7. 两个音節意义相对, 其中之一丧失意义, 合起來是詞, 不是詞組。如: 國家, 質量, 妻子, 窗戶, (看看有什么) 動靜, (挑撥) 是非, 睡覺, 忘記, 响亮, 干淨。

8. 两个音節都不能自由运用, 合起來是詞, 不是詞組。如: 語言, 友誼, 身体, 拥护, 維持, 展覽, 敏捷, 慷慨, 頑固, 怎样。

9. 两个音節不能擴展, 其中之一并且不能自由运用, 合起來是詞, 不是詞組。如青春, 赤道, 剛强, 延長, 革新, 大陸, 單衣, 平原, 說明, 推广。

10. 两个音節能擴展, 其中至少有一个不能自由运用(可以